

從 1725 年算起，臺灣府城城牆的興築至今正好屆滿 300 年。如果以城垣作為都市範圍的象徵物，流轉於百年的歷史軸線上：清代的城門因日治現代化工程而拆毀；此刻的更新又將重整城市的紋理。

延續臺南 400 民間參與計畫「街拍記—俯拾皆是的稍縱即逝」展覽、臺南藝術節「阿索比『遊び』中站：也可以是電影院—大南門廣場放映計畫」之經驗，本次「街拍記 2025—消逝的____ 想像拓撲」同樣關注城市變遷下所帶出消逝的經驗感知。由獨立策展人王振愷攜手不存在劇場，邀請六組與臺南有深刻關聯的藝術家共同勾劃。

以拓撲與街拍作為方法基礎

拓撲學 (Topology)，來自希臘字根 topos (位置) 與 logos (理、道) 的組合。它是數學的一個分支，也是關於「地方」的空間研究。脫離歐幾里得點、線、面的三維座標概念，思考空間內連續變化如拉伸或彎曲之下仍維持不變的性質。在二十世紀中期開始，成為不同學科思想的主流，也包括人文藝術領域。

此次將拓撲視為行動，以具紀實意義的街頭攝影作為媒材基調。不只視城市為一種物理性的空間，更透過藝術家之眼招喚詩意的反 / 紀念碑經驗，藉由感性記憶、身體行為、拾得影像相互連結成心靈空間。

展題裡的空格，可能是早已消失的城牆、經歷更新工程的地景、塵封已久的私家檔案，或是明滅閃爍的聲光。

當代藝術家的拓撲行動

藝術家在內與外的邊界間位移、存在和消逝的對應關係裡感知，空間的界線已隨時間更迭代謝而逝。當撞上街邊紀念碑、誤闖空無的荒地，或游移不連續的街道，看似無所指涉，卻共同面向藏於城內深處的集體潛意識。

古伊琳的《在孔廟之前，用水寫論語——女性身體對儒家傳統的低聲質問》
(2025) 在孔廟前，以毛筆蘸水抄寫《論語》，字跡隨水痕暫現又消散，如同女性在歷史與經典中的短暫痕跡。水字的反覆書寫不是致敬，而是介入；不是追求經典的永恆，而是揭示其性別與權力矛盾。

同樣具有藝術行動形式的，祐紘《別人家》以重劃區的景物作為創作對象，重新思索「正在興建的重劃區有典藏的價值嗎？」

論及消逝，黃俊凱 + 黃姿婷 + 蔡采倫三人組合創作的影像裝置《日 / 失常》，透過捕捉城市裡故障的燈光，視其不只是一種功能性標記，更成為日常景觀中機械反抗的聲音。記錄並轉譯這些燈光的閃爍律動，將其轉化為聲音，呈現出一種跨感官的對話，讓人意識到都市空間中那些潛藏的非人語言，感受機械的「低語」與「反抗」。

從家族出發的城市私房記憶

從公共空間轉至私密記憶的拓撲，陳昱清的《祖公仔屎——用荒地蓋一座廟》從一份家中祖譜作為出發，思考一塊上頭長滿雜草的荒地，在他祖父的敘述中，這塊地是他未曾見過的爺爺買的，那是爺爺的爺爺與鄰人準備在該地蓋一座土地公廟，但不明原因後來廟沒蓋成。藝術家對於沒蓋成的土地公廟這符號印象深刻，因此決定收集這裡的土蓋一座小廟。

楊佳馨的《界行者》源自於藝術家的童年時期，在雙親分居的際遇中，尋找往返兩個家之間的成長經驗。她以轉印影像的方式，將身體的移動與創作的勞動視為一種拼貼與串聯「家」意象的創作行動。

鄧紹辰的《折疊光跡》則以收攝的舊影像透過藍曬重新顯影，讓負片與日光疊合，並交疊在舊布面上，重新思考居住環境與日常經驗，在物件中留下持續作用的影像。